



追踪全球高等教育革命

■[美] 菲利普·阿尔特巴赫 [美] 利兹·里斯伯格 [美] 劳拉·荣伯里 文
马 莉译

大众化是 21 世纪高等教育中一个扑面而来的现实, 其一大体现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入学率的急速增长, 在此背景下美国率先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本文着重讨论了教育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揭示了全球化、世界经济结构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影响, 详细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入学率; 经济关系全球化; 教育私有化; 全球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1)06-0250-07

菲利普·阿尔特巴赫, 漠南大学教授,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终身教授; 利兹·里斯伯格,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助理; 劳拉·荣伯里,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副研究员; 马莉 (1962—), 女,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翻译学。(上海 200042)

本文为上海高等教育学会 2010 年研究项目“学术论文写作与创新型人才培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创新重点项目“认知环境下的法律语言翻译及文化信息重建”(项目编号: 11ZS167)、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学科“法律翻译”(项目编号: BM910010)、华东政法大学校级项目“基于文化视角的法律语言翻译研究”(项目编号: 10HZK012) 的阶段性成果。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 全球高等教育一直在经历一场戏剧化的革命, 其程度不亚于德国研究模式对 19 世纪全世界大学的根本改变。由于学校和人数覆盖面大,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的变革比早期更为深刻。我们认为, 几个最根本的而又彼此相互关联的力量推动了当前的高等教育革命, 那就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全球化, 知识社会的到来, 研究型大学的日渐重要以及信息技术(包括远程教育)的飞速发展。这些力量对国家提出了巨额资金的需求, 促进了私营部门的兴起并使公立大学私有化, 引发了问责运动(包括今天对高等教育成果的强制测评), 也为教授这一角色及性质带来了深刻的变

革。美国同其他国家一样, 也深受这些全球性力量的影响, 并在这场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美国在招生数量上仅次于中国, 却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缔造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强国, 并在很大程度上开创了信息技术革命。但它是否能够保持其世界学术领头羊的地位却取决于它如何应对变革的力量。

一、现状与趋势

(一) 大众化

21 世纪高等教育的一个主要现象是大众化——在过去 30 年全球招生规模出现巨大扩张。传统高等院校

入学适龄人口的百分比在全球已经从 2000 年的 19% 上升到 2007 年的 26%。现在世界上有超过 1.506 亿大学生, 大约比 2000 年增长 53%, 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预测, 这种趋势至少在未来 20 年还将持续下去。美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 1960 年美国传统适龄人口中 40% 都实现了高中后教育。但其他国家随后迎头赶上, 甚至超过了美国的实现率。最具戏剧性的增长出现在中高收入的国家。西欧和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快速增长, 其次是东亚和拉丁美洲。但是, 中国和印度尽管在入学年龄段中入学率分别只有 20% 和 10%, 仍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大和第三大教育系统。这些系统在未来几十年中将迅速扩大, 并很快占据世界入学增长人数的一半。同时, 在低收入国家, 高等教育入学率仅略有改善, 从 2000 年的 5% 增至 2007 年的 7%。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入学率位于全世界最低, 仅有 5%。在拉丁美洲, 入学率仍然不到高收入国家的一半。在第一个增长阶段, 高等教育只是勉强满足已经扩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和更大的教学队伍需求。然后, 更深层次的扩张开始展开: 在大多数国家中, 大众化使高等教育多样化, 创造了一个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的人口群体, 但它也迫使各国面对另一个挑战, 就是对一些弱势群体无暇顾及的事实。

(二) 全球化和国际化

学术机构、学者和学术研究都更具备广泛的国际社会背景, 因此大学一直受到国际化趋势的影响。而 21 世纪的现实又放大了全球化的重要性。全球化——这个 21 世纪的主旋律, 已被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新的信息通信技术、新兴的国际知识网络, 以及英语上升为科学交流的通用语言等因素建构为现实。

诸多的因素为教育机构所无法掌控, 但它们已经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因此, 大学和政府实施了各种政策和方案以应对各种情况。这些措施包括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注册海外分校, 设置国际化的课程, 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近年来的国际化对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也产生了影响。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英语愈来愈成为教学、学术交流和学术出版的通用语言。许多国家都是如此, 从成为“欧洲大陆高校英语课程最大产出国”的荷兰——使用英文讲授的课程已发展到 1 300 门——到用英语授课的埃塞俄比亚。

在过去十年内, 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欧洲的课

程合作, 在中东建立分校, 规划在亚洲部分语言“难学”的国家、地区努力吸引更多数量的国际学生, 力图提升发展中国家(如非洲等地区)人才的能力, 以推动知识经济在全球的市场, 都使这一国际化趋势有所加快。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一定的西式文凭和教学法已具有国际内涵。这里最好的例子可能是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英国的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协会积极在 72 个国家注册 161 所分校。最近国际对一些不同的地区, 如阿布扎比、加纳、俄罗斯人文学科作用的重视也说明了全球化和国际化课程的影响。

国际化还促进区域级的政策发展。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和里斯本战略(欧盟十年经济发展的规划)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一个吸引了 40 多个国家在自愿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博洛尼亚进程已成为其他地方竞相效仿的模式, 例如在拉丁美洲教育融入政策倡议和非洲联盟的协调战略中, 都对其有所借鉴。

全球化还导致了学生流动性的急剧加大。有人估计, 到 2020 年, 在本国以外学习的学生人数将上升到七百万。学生的流动, 反映了国家和机构战略, 但其主要是世界各地学生自主决定的结果。绝大多数的流动方向是从发展中国家到北美、西欧(特别是以英文为母语的国家)和澳大利亚。亚洲是主要发送区域。然而, 在欧盟国家之间和亚洲国家之间的流动则有日益彰显的重要性。

跨国界人员流动是国际化的最古老、最明显表现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 2007 年有超过 280 万的国际学生流动, 增加了约 53%, 超过 2000 年的估计数字 180 万。吸引这些学生显然是一个“朝阳产业”, 预计到 2025 年更有超过 720 万的学生将到本国以外地方就读。

全球的统计数字仅说明了一方面的情况,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地区性的考虑。200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表明, 绝大多数流动的学生, 约有 64%, 选择在北美和西欧学习。2000 年这一数字低于 70%, 但仍然具有强有力的“自南向北”流动特点。学子的国际流动往往趋向于较发达的国家, 美国仍然是这些学生的最大吸纳者, 2008 年接受量为 20%; 其次是英国, 拥有全世界国际学生的 30%。

有证据表明, “南南”流动逐渐上升, 一些非欧洲和北美国家如中国、埃及、新加坡和南非等都成为本区域或外区域的热门留学国家。然而, 自北向南的学生流仍非常小。例如, 在 2006—2007 年度, 35 802 名非洲学

生来到美国,而美国学生只有 10 066 名就读于非洲,只占美国全体海外留学人数的 4.2%。相比之下,2006—2007 年有 138 871 名美国学生在欧洲,占有所有海外美国学生的 54.7%。

虽然学生的流动一直是国际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入境的国外留学生和出境的本国留学生数量的统计数据仍不完整或不可靠。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在 2005 年推出了“项目全能”计划负责协调全球二十几个国家的数据收集方法,以更准确地统计全球的流动学生。

(三) 研究型大学引领潮流

研究型大学处于学术体系的巅峰,是全球知识网络的一个主要动力。它们需要大量经费支持,以建立和维护高昂的费用开支。它们的设施,包括实验室、图书馆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必须保持最高的国际标准。它们在关键领域的研究成果,如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至关重要。这些成果不仅关系到所属机构的声誉,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因此,政府对以高校为基础的研究的支持在最近几年有所增加,以鼓励在这些领域的生物技术和信息研究。

在过去几年,欧盟国家高等教育研发支出一直持续增加,经合组织国家(OECD)政府部门资金直接或间接投入了 72% 用于学术研究。大学—政府—企业之间“三重螺旋”的联系导致了大学中重要的组织变化,这种变化催生了学校的特别机构,为学校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学术界一直以对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为特点。最强的大学,几乎无一例外地位于较富裕的国家,由于它们的研究实力和卓越的声誉而被视为中心。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够使拥有这些先进系统的国家实现瞬间联系,学术交流化繁为简,有助于在一些大学和几乎全是位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得以集中出版业、数据库和其他方面的重要资源。与此同时,贫穷国家的大学,如在非洲许多地区的大学,则发现在全球高等教育的舞台上难有立足之地。

中心与边缘之争日趋紧张。发展中国家往往想要世界一流大学与传统大学“并列为中心”,今日学校排名、学术躁狂症及学位课程都加剧了这种紧张性。较穷国家的大学几乎都没有进入世界排名前列和排名表,而且只产出占世界上极少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原因是其研究能力有限,也因为研究的内容只与当地需要有关,而这些需要不在排名范围内。机构排名倾向选择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在这个范围内有大批学科和项目,并可从它们的政府或其他来源争取到大量科研经费。

知识产权在高等教育中,尤其是在研究型大学中是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谁拥有产权?谁从研究中得益?这个话题常常会引起研究者及其资助者的潜在冲突,后者往往希望对研究成果加以控制并从中收益。大学追逐收益最大化,要保护它们的知识产权——这一权利可能会带来专利、许可证和收入,而赞助商也要追逐同样的东西。这样研究人员关于其产品或研究的权利就可能因此受到侵害。在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学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支持的政府研究机构。随着前苏联的垮台,东欧联盟国家开始在这方面有了根本性改变。最为显著的变化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资助大学科研的趋势大有超越西方之势,各种研究生课程也有了惊人的扩大。

其他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雄心勃勃的规划,以提高他们研究活动的数量和质量。在韩国,1998 年的 21 大脑规划力促在一流大学中进行研究。在拉丁美洲也同样如此,但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仍然集中在少数大型公立大学。巴西系统每年颁发 10 000 名博士学位和 30 000 名硕士学位,并在 10 年内以每年 300% 的幅度增长。科学家的研究产出已在全球日渐增加。在不久的将来,一些中等收入和发展中国家将有能力在竞争和发展中成为传统学术研究超级大国的对手。

(四) 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迅猛

很显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正在影响或改变教育界。有些人甚至声称,远程教育及其他技术创新会使传统的大学变得过时。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大学将继续成为教师和学生强大的领地和科学研究基地。但毫无疑问,新技术在 21 世纪高等教育的转变中将发挥关键作用;互联网已经使知识的沟通方式实现了革命性的改变;电子邮件已成为各种学术交流中无处不在的手段;电子期刊广泛普及,在一些领域已开始取代印刷出版物。甚至一些传统的书籍和期刊出版商也日益转向互联网进行营销。

尽管前景令人振奋,但这种趋势加剧了学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在世界上有些地方,特别是非洲,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仍相对不足,而其他新兴国家,如韩国和新加坡等,在互联网接入服务方面则处于前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会特别地利用这一优势。

二、问题与挑战

(一) 准入的不平等

高中后续教育的普及并没有平等地使社会各个阶层得到惠泽。最近一项研究在对 15 个国家进行比较后提出, 尽管高等教育有更大的包容性, 但特权阶层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持有相对优势。为一个国家各阶层的人民提供高等教育意味着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对抗, 这种不公现象在历史、文化和经济结构中根深蒂固, 影响了一个人的竞争能力。地理位置劣势与财富资源分配不公, 如高品质的小学和中学教育等, 都造成了对某些人口群体的不利, 对此经合组织在未来几十年有望对他们相对缺乏准入条件的状况给予声援。比如, 对生活在偏远或农村地区的人们和土著群体, 录取的标准一般倾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有些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以增加弱势群体的入学率。墨西哥教育部已成功地在一些贫困地区进行了教育服务投资: 所录取的学生 90% 是家庭成员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 40% 生活在经济不景气的地区。加纳、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已提出倡议, 对妇女下调入学录取分数。巴西已授权大学预留对残疾人和非洲裔巴西学生的空间。印度政府责成大学预留空间给边缘化种姓、部落和其他团体, 其结果已略有改善, 但较低种姓、农村人口和穆斯林的参与还是落后于普通人群。

即使有的国家入学率很高, 不平等依然存在: 在美国, 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率仍然滞后。社区大学使得大专教育更容易获得, 但研究表明, 社区大学的大部分学生是否会继续攻读四年的大学学位,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不论种族或民族背景如何, 成本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准入障碍。即使学校是免费的, 学生还要承受间接费用, 例如生活费。奖学金、助学金和 / 或贷款计划正在显现出作用, 但其本身不能消除经济障碍。在任何地方, 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往往比有钱家庭的学生更担心债务的冲击。

针对这一问题, 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可行的办法。收入应急贷款计划 (还款计划挂钩毕业后的收入) 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已普及, 尽管这对更多中等和中下阶层的学生吸引力更大。墨西哥也推出贷款计划, 使私立企业能帮助更多的家庭。智利也实施了新的贷款计划, 主要帮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这些努力颇有成效, 但问题几乎无处不在。事实上, 对这些以往无暇顾及的人群所进行的资助现在复杂化了, 最近的金融危机使其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严重挑战。由于财政问题, 最近几年所取得的进展出现逆转或减缓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 学业持续性难以保证

准入不仅仅是“迈进大学门”。真正的进展取决于各人口群体的学业完成情况。日益多元化的学生团体带来了建立学业支持的新体系和创新教学方法的压力。

研究表明, 教学内容对学生在学业中的参与程度有影响。因此, 墨西哥等一些国家创造了以本土哲学、文化、语言和历史为基础的新型“跨文化高校”。学生的多样性也促成了许多有专业导向的课程体系和机构在全球日益流行, 这在商业以及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尤其突出。但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 确保今天多元化的学生完成学业, 并使他们能够掌握应付日益变革的经济和劳动力形势这个目标仍然只是部分实现。

建设适应全球化经济的现代化课程体系, 同时又确保不脱离本土文化是另一个挑战。业界目前日益着重于将人文学科以及跨学科课程作为增加课程灵活性的手段, 用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领导能力。

(三) 妇女的地位有待提升

在许多国家, 妇女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 从高校招生比例的极少数一跃而超越了男性。经合组织 (OECD) 预测, 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发展。事实上,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 全球高等教育中妇女入学率占 51%, 在几个国家的高等学府中, 妇女明显多于男性。然而, 尽管妇女走向教育平等, 详细数据显示, 性别平等尚未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表明, 在巴林、文莱、巴巴多斯、挪威、瑞典和拉脱维亚, 妇女的入学率都越来越高。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女童入学率徘徊在 50%, 沙特阿拉伯为 58%。虽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已经取得了不俗的进步, 但在大多数非洲国家, 她们的参与率仍然不及男性 (参见表 1)。

表 1 全球妇女入学人数 / 每百名男性

国家	1988	2005
全世界	64	105
美国	116	140
荷兰	81	108
智利	82	96
马来西亚	87	131
印度	47	70
中国	55	95
巴西	106	132
巴基斯坦	46	88
孟加拉国	25	53
墨西哥	66	99

来源: 高等教育调研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09/10/05/global>)。

在许多发展中非洲国家,妇女由于文化的偏见和家庭责任的干扰,一般受到的基础教育较差。因此,她们进入高等学府的竞争力较弱。一些非洲国家尝试提高妇女入学率的扶持方案,但成败参半。加纳、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都降低了妇女的录取分数线,这可能使更多的妇女入学,但这一举措却又可能加深妇女能力欠佳的偏见。

妇女在学科中分布不均,她们一直在传统收入较低的领域学习,如教育领域,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则较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妇女2000年在工程、制造和建筑学科的录取率只有21%,2007年略增加到23%。与此相反,2000年妇女在教育学科中占65%,2007年增长到68%。

即使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妇女较之于男子仍然在职业教育和中等教育水平中所占比例较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还表明,妇女目前在研究生阶段的数量与她们本科入学率的增长水平不相符合。

女子学院在妇女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今天的美国、加拿大、英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阿联酋、伊拉克和苏丹等国都可以发现这点。有趣的是,在美国,女子学院的数量在下降,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反而在增加。可以想象,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男女是不混校的。“女性专有”的机构通常采取教师培训学校的形式。这些学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既是一个楷模,也为妇女学习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但这种类型的学院对妇女的教育和未来的成功能起到什么作用还有待研究。

男女教育的回报并不平等,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妇女大学毕业生的薪金比男性低。经合组织报告,根据“教育一览”(2009)的调查,一名男子获得本科学位后与只受到高中教育的男子相比将多挣186 000美元(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数)。而一名女子大学毕业后只比高中学历妇女多得134 000美元收入。美国也是类似情况,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增加360 000美元,而妇女的收入只比高中毕业生多229 000美元。只有在土耳其和匈牙利,拥有大学学位的男性和妇女收入几乎相等。

这种较低的经济回报无疑反映了高等教育中妇女在传统“女性”领域里的集中,许多国家有行业间持续性薪金歧视,天花板效应往往切断了妇女的职业发展。

如同高等教育中的其他问题一样,在高等教育中妇

女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将要求社会解决更复杂的问题,为妇女提供可选择的机会。

(四) 国家间的不平等

对于发达国家中的“富人”,全球化高等教育为其学习和研究提供了不再受国界限制的激动人心的新机遇。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趋势却意味着对本国文化和身份的攻击。毋庸置疑,它增加了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不平等现象。

例如,在过去的十年中,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名副其实的的课程及机构数量的爆炸。卡塔尔、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大胆地将国际化提升为国策,成为此举脱颖而出的例子。他们招募外国大学前来建设本国大学,目的是扩大本地学生入学率,将其建为本地区高等教育中心。但对于世界上最贫穷和资源被剥夺程度最严重的地区,要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性极为有限。

(五) 高等教育资助的公私之争

不仅在美国,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地都越来越被看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同时,税收却跟不上高等教育迅速上升的成本。由大众化教育引起的资金短缺意味着,高等教育系统和机构要以越来越大的比例来增加自己的收入,针对性的策略随之而生,如发展大学与产业之间的联系,加强科研,促销自身相关产品以及其他创收活动。但非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潜在来源是学费。因此,对于那些传统上一直以提供免费或高度补贴为特色的高等教育——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扩大学生规模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在经济方面,这已成为不可持续的财政模式,迫使这些系统要从根本上重组与社会之间的契约。

尽管在有些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大部分亚洲国家暂时有大幅度情况好转,家长和/或学生都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学杂费。即使在西欧这个长期以来免费公立高等教育的堡垒,学费现在也成为高中后教育的部分资金来源,只有少数北欧国家例外。学费制已在多国推出,如英国(1998年),奥地利(2001年),不用说还有中国(1997年)。学生的生活费用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非洲撒哈拉以南,中欧和东欧都有大幅增加,国家补贴也都普遍在减少。

这种对学生费用自负的依赖也反映了全球性对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态度的改变。传统上,中学后教育一直被视为一种公益,以为公民提供教育而奉献社会,提高人力资本,鼓励公民参与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确,许多

国家高校在继续履行着社会和文化功能,这种作用对于那些弱势的社会文化部门以及那些极少数促进自由辩论和对话的机构尤其重要。

高校赞助出版社、报纸杂志、剧团、非商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诸如此类方面成为重要的知识中心。虽然有这些活动,在过去几十年里,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被看成是私益,主要是为私人、企业、个人带来好处,因为学生要支付大部分的上学费用。由于大众化教育带来的经济问题,也由于用更多民办服务替代以往的公办免费服务的政治倾向,这一争议愈来愈大。

为应对这些经济压力,大学和国家体系在创收和成本控制方面都在寻求解决方案。这些策略包括增加班级学生人数,增加教师工作量,用廉价的兼职教师替代全职教师,但这些举措很艰难,引发出学术问题,遭到严重质疑。

总之,大众化、经济危机以及对私企收益的普遍接受已使全球的教育条件恶化,具体体现在学生/教师比率恶化,教职中出现问题,和教育界普遍贫困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由于财政紧缩已几近瘫痪,这种情况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都很严重,并已波及富国。

有些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西等,通过精简公办学校将居高的招生人数负担转移到私立高等教育身上,以摆脱财政窘境。事实上,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在全球都是过去几十年中最显著的变化。在过去几百年中,私立高等教育在一些国家已经存在,当然包括美国,但其在全球高等教育中所占份额微乎其微。现在,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营利的或是准营利的,在各国都是高等教育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一般情况下,私立高校都是“按需吸纳”,录取的学生通常是达不到公办学校录取资格或公办学校由于人数过多无法容纳的。虽然也有一些私立高校择人录取,但世界上大多数私立学校都以广招客户著称,没有什么学术声望。

如今,全球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约30%隶属于私立大学。印尼、日本、菲律宾、韩国私立学校招生人数超过70%。在墨西哥、巴西和智利,私立大学所接纳的学生人数超过总数一半。在中欧、东欧、前苏联国家以及非洲私立大学也迅速扩大。中国和印度的私立教育机构有着举足轻重的比重。

非营利机构在私立教育中构成一小部分,但其市场份额不断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地区。该部分以商业模

式运行,由董事和总经理行使权力,教师参与影响程度不大。学生被看做是消费者。

与此相关的趋势是公立大学私有化,这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如上所述,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国家已要求各高校自己开拓渠道,解决办学费用。这使公办高等教育和私立高等教育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教育机构的商业化,从而与教育在社会、文化和学术中所担当的角色形成冲突。

(六) 质量评估体系亟待完善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在许多国家的政策议程中已上升为首要问题,并日益有国际化的凸显性。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学者的流动性都增加了对跨国教育质量透明性的需求。传统教学机构、新型教学方式,如远程课程以及私立高校的爆炸性增长都提出了有关质量标准的新问题。

虽然质量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成立了新的高等教育评估模式。这种模式往往一改过往的方式,依靠兄弟院校而不是政府主管部门来进行质量控制。教学机构更常以自定义的目标作为评定标准而不是以管理机构所界定的标准。在许多情况下,政府监管部门和半官方机构的职能转为只起验证的作用。

大学教育要使毕业生具备新的技能,丰富的知识基础以及能力,以在一个更加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生存。当然,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家长、雇主)要求一些机构颁发的认证书来确认他们的资格。随着各地区把附加跨境高等教育的重任作为质量保证内容,认证和质量保证机制已在国际层面展开,教学结果愈来愈受到重视。世界各地的机构都竭尽全力以各国和各种文化都能理解、测评和共享的方式来评定成果。评价者寻找新的数据和指标来表明学生已掌握原定教学目标的内容以证实自己的教育成果。这些新的评价举措虽多数仍处于萌芽阶段,但表明了对问责制愈来愈重视的态度。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发展完善,因为无论是从指标还是从方法,定义和测评教育结果都并非易事。

目前,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正在赞助一项旨在衡量学习成绩的可行性研究,高等教育学习结果的国际评估(AHELO)。这个复杂工程的结果不会在短期显现出来。还有一个相关的项目叫“调试项目”,目的是为了“协调”高等教育课程和学位。学习成果将根据不同科目进行评价,并与博洛尼亚进程中确立的国家和国际资格框架相联系。露明纳基金会资助的“调整美国”也在印第

安纳州、明尼苏达州和犹他州的六个地点展开。

(七) 大学师资质量堪忧

大学师资所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大众化教育的需求在许多国家造成师资水平下降。可能世界上多达一半的大学教师获得了学士学位,在中国只有9%的大学教师有博士学位,印度也只有35%。与这些统计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欧和北美,那里的大学教师大多都获得了博士学位。

各地的兼职教师都是越来越多,美国也不例外。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在拉丁美洲,多达80%的学者兼职,没有就业保障,也不参与学校事务。在许多国家,如中国、越南和乌干达,大学聘请在其他地方有全职工作的兼职教师,这样他们在任何一个学校都不可能全力投入。

教师薪金在各个国家之间差别很大,因此造成了低薪国家的人才外流。最近一项关于15个国家教师薪金的研究表明,一个全职教师一般可以靠薪水生存,但他们赚的钱不超过本国人均GDP的水平。在其他国家,教师无法全靠大学教职生活。这就造成了“走穴”问题,降低了教师在学术机构中至关重要的职能,比如对学生学业的监督评估。在全世界范围内,教授已失去了自主权,学者已不再占据权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管理人员和官僚,这一现象对大学的本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结论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危机将影响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所造成的影响还尚未明了。许多国家和高校将面临财政困难,对高等教育会带来短期或中期的严重后果,尽管对各国所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目前估计,一些最欠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

将最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大学缺乏可以依靠的资源和最基础的设施。严重的经济衰退或许为主要因素,但国家和地方政策亦可以成为主要原因。

这场危机在全球可能产生以下后果:

(1) 在许多情况下,确保接受高等教育的优先分配资金不会大幅削减,但同时大学面临收取或提高学费的压力,高等教育有可能对边缘人群来说越来越无法承受。有些国家有公办或私立渠道的助学贷款,但额度极为有限。

(2) 研究型大学有可能面临紧缩的预算,因为政府将无法给它们提供后续的资源。

(3) 许多大学的成本削减将导致质量下降。录用更多兼职教师,班级学生人数增加和其他节俭措施都可能威胁到高等教育整体的状况与成效。

(4) 可能会发生停止招聘教师、不再进行信息通讯等设备更新,以及不再购买书籍期刊的情况。

我们深信高等教育产业在全球发展中的核心性,深信现代知识经济和文明社会需要强大的、充满活力的高等院校给予支持,为其提供对全球社会至关重要的社会流动和个人经济发展所必备的教育。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的作用依然举足轻重,必须予以支持。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在对收入和声望的追逐中,高等教育在此方面的作用容易被忽视。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对高等教育的作用有更广泛的理解是建设性地应对挑战的第一步,尤其是对于人力资本和资金分布不均的地方,那会使一些个人和国家利用新的机会得益多多,而另外一些则有可能被远远抛下。

注:原文为英文,刊于 *change*, 2010, 423(3)。

【责任编辑:王立霞】